

孔尚任的桃花扇傳

奇中，續四十齣「餘韻

」末段，有借劇中人柳

敬亭唱出的一套北曲「

哀江南」，描述山河寥

落的情狀：「山松野草

帶花挑，猛抬頭，秣稜

重到，殘軍留廢壘，瘦

馬臥空壕，村郭蕭條，

城道對夕陽道。……」

此曲曾收入高中國文課

本之中，作者題為孔尚

任。「哀江南」讀之激

越悲涼，迴腸蕩氣，許

多人都認為是整本桃花

扇傳奇中最得力出色的

一段，識得孔尚任的姓

名，亦有不少因「哀江

南」而非桃花扇之書。

不過，這套「哀江

放悲聲 唱到老

馬國光。

南」的作者，極可能為賈鳧西而不是孔尚任。

此話要從一本奇書「木皮散客鼓詞」說起。此書初刊的確實年代不詳，但推斷賈鳧西的生卒是在明末清初之間，則「木皮散客鼓詞」一書至少已經有了二百多年的歷史，現在我們可以找到的，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，劉階平先生編撰考證，正中書局出版的本子。三十二開，黃色綿紙，中式線裝，仿古鉛字排印，每頁都加邊欄魚尾，上下留白寸許，相當雅緻。上下兩卷合為一冊，上卷為劉階平所撰有關作者與此書之考訂諸篇，計有生平行實，往來其家的亡命友人、鼓詞提要、著述考略者。下卷則包括鼓詞全文、哀江南曲及註釋。另外前面有齊如山、屈萬里及劉階平的序文。封面也是墨藍色棉紙，浮貼于右任所題「木皮散客鼓詞」，鈐朱色印章。在

民國四十三年，由這種形式出一本書，誠可謂雅興不淺。此書銷路並不理想，否則初版不會從民國四十三年賣到如今，但現在的存書恐怕也不會多，而且，裝訂斷裂，邊角發毛。

在「木皮散客鼓詞」中，有兩句唱詞：「但憑着一塊破皮兩頁板，不教他唱遍生旦不下台！」

一塊破皮兩頁板，指的是唱鼓詞的人左手拿的樂器，以牛皮連接兩片長方形的木板，後來用竹板的也很多，一片木板執於掌心，另一片則倒懸手背，把倒懸的一片翻打到掌心中的木塊，啪啪作響，聲勢奪人，與右手的鼓聲互為配合。大鼓書所用之鼓較扁，有名曰鼉鼓，也許是取其形狀類似於鼉。「幾下捶皮千古快，一聲醒木萬人驚！」木皮兩字，當包括木板、鼓槌與皮繩、鼓面。木皮散客，正是唱鼓書的賈鳧西形容自己的名號，灑脫中透着淒涼，充分反映了這位明末遺民的心境。

賈鳧西的籍貫不太清楚，一說世居山東滋陽，他本人則家居曲阜。另一說為本籍曲阜，世居兗城。不論那一說為確，此老與曲阜之淵源頗深當無疑問。在他的鼓詞中，也很為孔夫子說了幾句不平的話。明亡

之後，他以一鼓一板，狂歌長嘯於衢巷間，唱些春秋大義或是歷代興亡故事，雖出之以俚語俗言，「人只說俺是口角雌黃，張長李短，可那裏曉得，俺是皮裏春秋，扶強抑弱！」他內心裏埋藏了的沈痛，局外人却未必體會得透澈。

賈鳧西在明天啓年間中恩貢生，那時已三十六歲，直到五十一歲始為河北固安縣令，三年之中，歷刑部主事、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之職，到五十四歲，便告休歸里了。三十六歲得科名，至五十一歲才出任，心境自是複雜。自天啓至崇禎，有明一代朝綱廢弛，敗象叢生，一介書生，圖報無門，再眼見崇禎煤山自縊，清兵入關，坐領大漢江山，亡國之痛，難以名狀。

據劉階平考訂賈鳧西當活到八十三歲，那麼，崇禎殉國時，他不過五十六歲，此後二十七年間，俱以一腔孤忠寄旅天涯。是否從此便以鼓詞揭櫫春秋大義，不得而知，但顯然他於亡國之痛以外，又屢見寡廉鮮恥的奴才屈事異主，悲憤不已。孔尚任方才十歲時見到六十九歲的賈鳧西，寥寥數語，充分刻劃出此老之佯狂不羈。孔尚任的父親本為賈鳧西的「故人」，

可是賣面劈頭第一句話却刻意的抹去了老朋友的這層淵源，爲方便說明起見，且把孔尚任的這一段記載錄之於后：

「子馨年，偶造其廬，子賓座，享以魚肉，曰：『吾自奉廉，不惜魚肉而啖汝，爲汝慧異凡兒，吾老矣！或有須汝處，非念汝故人子也。』因指牆角一除糞者曰：『此亦故人子也，彼奴才，吾直奴之矣！』」又曰：『汝家客廳後，綠竹可愛，所掛紅嘴鸚鵡無恙否？吾夢寐憶之，汝父好請我，我不憶也。』臨別講論語數則，皆翻案語。

這段不過一百五十字的記錄，對賈鵷西作了非常生動的描述，此老之人生態度，確實與常人不太相同：

第一，他明明享孔尚任以自己都難得一嘗的魚肉，却不要孔尚任領情，寧願說自己老而無用，或有必須借重這個不足十歲的小孩子之處。

第二，以其口脂，對孔尚任的父親頗爲之敬，好像有點不肯再承認這個朋友的味道。對着人家的兒子一再奚落人家的老子，不合古今中外任何一種社交禮儀，賈鵷西之所以這麼說話，一個可能是他跟孔尚任

的父親真的合不來，另一點，也許是借題發揮，罵罵屈身事敵的「故舊」。

第三，他不僅對故舊頗爲不滿，對年輕的一代也相當失望，看到澈頭澈尾的奴才，便氣憤不已。那個在牆角除糞的，也許並不該受到「吾直奴之矣」的批評，但是賈鵷西認爲奴才骨頭合當奴才，不值一顧。由這點可知其孤忠隱痛何在。

第四，賈鵷西認爲當今之世，人之風骨氣度，尚不如綠竹鸚鵡。這顯然也是佯狂之語。

第五，對於孔夫子的思想，他頗有獨到之見。所謂「皆翻案語」，並非翻孔子的案，而是翻加諸孔子的那些註解。賈鵷西與曲阜的關係既深，而貢生在傳統上又特重經義，他自然會對於孔子思想別有領悟。

到了六十八、九歲，還要端坐於市坊，擊鼓說唱，其淒涼可見。何況他還是以「恩貢生」取得科名，感觸更多。因爲恩貢生是在國家有大事，皇上格外加恩時才能產生，皇恩浩蕩，永銘心版。再目睹異族一統江山，又恐怕中國正統之優秀思想自茲崩潰，於是苦口婆心的，把論語編爲稗詞，擊鼓板說之，以卑微的營生，推動其崇高的理想，後人見之，猶不免感動

而且慚愧。

不過他的擊鼓說書却也很不順利。清初順治康熙年間，漢人受到的思想控制很嚴，賈鳧西在市衢中嬉笑怒罵，自被視為危險人物，他不怕死，別人却要活命，因此對他很不表歡迎，終於以八十歲的高齡，不能見容於鄉里，依孔尚任說，「自由阜移家滋陽」。是在亡國之痛以外，又加上俗世的困頓，這麼大把的年紀，簡直有幾分狼狽了。或許畢竟年紀大了吧，移家之後，便閉門著書，寫了好幾十卷，題曰「澹圃恆言」，真來他有些心冷了。「澹圃恆言」但得孔尚任幾句按語：「文字雅俚、莊諧不倫：頗類明之李卓吾、徐文長、袁中郎者，鄉人多不解。」僅靠這麼一段說詞，也無由證實孔尚任是否真的寫過這部書稿。也許真讀過的不過寥寥三數人。賈鳧西晚年幾乎沒有朋友，這部「澹圃恆言」，是在他死後，由故交閻古古與丁野鶴手訂，然後交給賈鳧西的兒子，無非是希望賈氏後人能够爭氣，有朝一日替他刊行，但事實上這部文字雅俚莊諧不倫的書，就此隱沒不傳。賈氏之後，算時間正當雍正朝，是有清一代文字獄最恐怖的時候，此書未能刊行，不好責怪後人如何不孝，再經

過幾代，認識與情感不免相淡薄，終於不見了踪影。推想其文字，既然類乎李卓吾、徐文長、袁中郎，則必定是至情至性之文，只能怪後人福薄，無緣一見。

前面說到曾經往來賈鳧西處的沛縣閻古古與諸城丁野鶴，在木皮散客鼓詞上卷中，曾有劉階平專門一章討論，題為「往來其家的亡命友人」。閻古古本籍江蘇，丁野鶴雖是山東人，却曾數千里南遊董其昌門下，於江南風物自當熟悉，山河變色，所見所感尤多。閻古古於聞知崇禎自縊消息後，痛哭而數日不食，並四處作復國的奔走呼號。丁野鶴曾於弘光年間在故鄉招募義兵，響應南明志士。賈鳧西與他們往來，別人焉敢接近？閻氏晚年為仇家構陷亡命山東，與同時亡命出奔的丁氏逢於兗州，三人曾於永曆十九年聚晤，時當康熙四年，是年賈八十歲。他們在從前未必相熟，兗州一聚後大概也沒再見過面。其中丁野鶴後來竟以自盡殞世，唯餘浩嘆！而賈鳧西的北曲哀江南，有許多感觀資料也許取自閻丁二先生所言。若以賈鳧西沒到過金陵，便判定哀江南非其手筆，也委實太多疑了。不過如果他八十歲才完成這段鼓詞的話，至少「哀江南」他從未在街坊唱過，那時他已閉門著書

了。

不知當年賈鳧西的孔夫子鼓詞有無稿本，據個人接觸，把孔夫子傳略思想編爲鼓詞者，至少還有蒲松齡，用的也是山東一帶的土話。如今賈氏的澹園恆言與孔夫子鼓詞不見，僅存木皮散客鼓詞，當有其道理。查木皮散客鼓詞處處都有獨到之見，作了不少歷史的翻案文章，但唱到明末之際，詞句却有意飄忽，有時還對前朝的人事頗有責怪嘆息之意。即以崇禎帝一段而言，便可真出梗概：

崇禎爺他掃除奸黨行好政，
實指望整理起乾坤免風波。

誰知道彰義門開大事去，

那煤山上的結果那裏揣摩？

莫不是他強梁的老祖陰騭少？

活該在龍子龍孫受折磨！

像這樣的語調，滿清皇族還可以聽得進去，一則因滿清入關後也十分的表示了對崇禎的哀悼，再則這裏頭也透露了明末的混亂及腐化。至於清朝故事，竟乾脆避過不談了，就在那四句話後戛然而止：

更出奇真武爺顯聖供養得好，

一般的披散着頭髮赤着脚。

——爲什麼說到這裏便住了手？

只恐怕你鐵打的心腸也淚如梭！

亡國之痛，對異族的不滿，不過掩藏於最後一句而已，並沒有明白說出。不過看他從混沌初開，一直唱到明末住手，也就加重了他不忍唱的沈痛了。

另外一點，木皮散客是否就是賈鳧西，在清代二百餘年間一直不清楚，至少可說缺乏絕對確實的證據，也許當時與賈鳧西的名字一併提出來不太方便，經過多年，要想證實也就格外困難了。木皮散客一直沒有在清代現出真正的身份，多少也使得鼓詞獲得流傳的機會。「木皮散客就是賈鳧西」，這是劉階平的發現，因為他在民國二十一年得了一張扇面的照片，上面有五絕三首，署名賈應龍，爲鳧西別號，另鈐「木皮散客」白文方印。這一段發現頗具戲劇性，

雖然他唱到明末便住了手，却並非真正住手，接下去他就唱出了有名的哀江南。哀江南中多述感懷，並未直指事物，這也是能够格外顯出文學價值之處。唱詞之前一段閑話，說得有心人百感交集：「……正是古今興亡，雲烟過眼，好不悲涼感慨得很。然而如

今唱來，却是際太平而取樂，不必替往古以耽憂，列位，若肯相幫接聲，大家同唱，便賽過朱絃疏越，三嘆遺音，若是不肯，也算是個白雪陽春，曲高和寡。」

這一段被孔尚任借用的北曲，在桃花扇中並沒有表明是從木皮散客的作品中採來，提到賈鳧西的爲試一齣聽稗中一段鼓詞的眉批：「此段鼓詞，出曲阜賈鳧西刑部手，借敬亭口演之，頗合時事。」

桃花扇中借木皮散客鼓詞者當不爲少，這一點劉階平在著述考略一章末段說得很清楚。孔尚任不止看過木皮散客鼓詞，其他如澹圃恆言，澹圃詩草，太師擊適齊章鼓詞，孟子齊人章鼓詞等，大概也都熟悉，孔尚任寫桃花扇傳奇，受賈鳧西的啓發尤其大，十歲初逢賈鳧西，賈氏已經在街坊說鼓書，這對一個孩子是極具吸引力的行業，後來竟有緣單獨相聚，予孔尚任必是印象深刻。他在自己的桃花扇傳奇小引中寫道：「……其旨趣，實本三百篇，而義則春秋，用筆行文，又左國太史公也。……知三百年之基業墮於何人，敗於何事，消於何年，敗於何地。不獨令觀者感慨涕零，亦可懲創人心，爲末世之一救矣！……」他的

思想態度，與賈鳧西簡直同一聲口。孔尚任寫桃花扇，與現代的說法，或許正是「獻給賈鳧西」。桃花扇完稿之初，曾得賈鳧西批閱，孔尚任言其批「百不失一」，可見其老少兩心相契合之程度。此書孔尚任携遊長安時，「借讀者雖多，竟無一句一字着眼看畢之人，每撫胸浩嘆，幾欲付之一火。」這麼說來，賈鳧西也是孔尚任的唯一老年知己。可惜賈批今已不傳，否則我們又可見一本動人的奇書：「賈批桃花扇」。

依劉階平大致假定賈鳧西活到八十三歲，或許有問題。按賈與孔相會時，賈六十九歲，孔九歲，至賈八十三歲，孔則二十三歲。賈八十歲時移居滋陽，尚著數十卷，不像這麼年高的人兩三年便辦得到的。依云亭山人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所記，桃花扇之書當成於康熙己卯年初或甲寅年末，因其「携遊長安」，很可能尚未普遍刊行。若是成於甲寅，則賈氏當已八十六歲，孔氏二十六歲。從孔尚任這一方面看，二十六歲完成桃花扇，已經很是英年有成，二十歲恐怕太早了些。賈氏「行年八十，笑罵不倦」，身體應該不壞。賈氏墓碑於死後八十八年才立（依八十三歲卒之推斷），記其「八十餘壽終」，八十餘，完全是印象

，何況墓碑有問題的地方也很多。乾隆曲阜縣志所載年八十餘，也是根據墓碑或墓碑所記「同一消息來源」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假定賈鳧西是靠近九十歲去世，這麼大把年紀，能見到後生小輩經他啓發而寫出的作品，也可以告慰了。

雖說桃花扇借重木皮散客處很多，但若無孔尚任，我們今天能否如此認識賈鳧西也有問題。木皮散客鼓詞各版本中，僅云亭山人孔尚任序傳本中附有哀江南，其他各種都沒有。在鼓詞中賈鳧西說「在下還有奉現成弋陽腔的曲兒，名喚哀江南……」哀江南是否爲其作品，從這裏還看不出，但有云亭山人的本子，

一切的疑難都清楚了。

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如賈鳧西的奇行高士一定還有不少，他們看透了滄桑世事，猶保持着赤子之心與君子風範，偶爾興到發爲文章，俱是靈動自然的傑作。賈鳧西洞澈世事人情，以其特有的思想角度，把浩浩蕩蕩的歷史，痛快說來，其觀點無論我們同意與否，也有耳目一新之感。若專業而又有興趣的學者見到此書，也可以另外再做一註本，把一些典故詳細說明，如此則木皮散客的精神於三百餘年後的今日，更加充沛起來。這種不畏艱難，渾雄開闊的氣魄，正是今天我們急需的精神能源。

由權威教授

專家執筆的

翻譯天地

RENDITIONS
MONTHLY

每冊 NT\$20

全年 12期 NT\$200

郵撥 111701

電話 3318080

葉歸何處

30元

地上的雲

40元

簡宛榮譽著作
書評書目社出版

兩冊合購 55元
郵撥帳號一九二七四